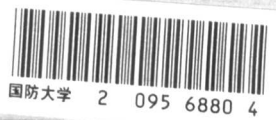


争夺欧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线反攻纪实
(上)

[澳] 切斯特·威尔莫特 著
闻立欣 胡大庆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争夺 欧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线反攻纪实 (上)

[澳] 切斯特·威尔莫特 著
闻立欣 胡大庆 译



ADP 17/0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译者前言

《争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线反攻纪实》〔原书名《为欧洲而战》(The Struggle for Europe)〕是一部全景式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美盟军于西线战场反攻欧洲大陆过程的历史纪实作品，由澳大利亚籍战地记者切斯特·威尔莫特(Chester Wilmot)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作者以生动流畅的语言，叙述了发生在战争年代欧洲大陆上的故事，对同盟国与轴心国在对欧洲的争夺过程中的战略、战术、政治、外交和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实力和智慧的较量，都做了精彩的描述。全书分为“返回的路径”、“诺曼底战役”和“通往柏林之路”三个部分。

“返回的路径”记述的是1940年法兰西战役结束后，英国单独承受抵抗德国渡海进攻的巨大压力，为争夺海峡控制权而进行着殊死搏斗，丘吉尔在逆境中开始寻找一条重返欧洲大陆的路径，同盟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逐步走向现实等。作者在以相当的篇幅叙述“霸王”作战计划的制订、准备和实施过程的同时，还介绍了北非和巴尔干战局对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总体战略所构成的影响，德国在战争初期的胜利与困境，以及取得石油控制权对战争进程的意义。

“诺曼底战役”集中描述了盟军展开跨海登陆作战的整个过程，从空降、抢滩、建立桥头堡，到冲出科唐坦半岛、横扫法兰西北部地区，最后光复巴黎、解放法国全境。由于威尔莫特在“霸王”作战实施过程中，曾以英国广播公司(BBC)战地记者身份随英军第6空降师行动，空降诺曼底，并参加和目睹了随后一系列的战场行动，许多章节都是亲历者感受的第一手记载，详细、全面描绘了诺曼底海岸滩头的登陆与抗登陆战、卡昂攻防战、瑟堡攻坚战和法莱兹围歼战等代表性战役，生动刻画了双方官兵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可歌可泣的拼杀过程。

“通往柏林之路”主要讲述了二战最后岁月的历史性事件，包括

译者前言

盟军冲击德国本土的决定性战役，英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在战争目标与结果方面的分歧与合作等。前者如阿纳姆空降战、阿登反攻战、突破“齐格弗里德防线”、跨过莱茵河和鲁尔包围战等；后者则有“三大国”对战后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雅尔塔会议、联合国的创立等。此外，这部分还描述了德国国防军的总崩溃以及希特勒在柏林地下避弹室中的最后时刻。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其中包括同盟国和轴心国的相关文件、作战指令和外交备忘录；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的谈话记录、往来电报和函件、私人日记和回忆录；对当事人的访谈和战俘战犯的审讯记录等。史料充实、条理清晰。虽然书中所描述的时空范畴仅限于1940—1945年的西线战场，但是作者以一名记者特有的敏锐和灵感，通过多维的立体视角观察和分析所闻所见的事物，将叙述主线盟军西线反攻在当时战争的总体历史背景下展开，使与之相关联的国际局势、国家利益、外交谈判、军事决策、历史人物等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有机结合，内容富有时间感和空间感；又因为作者本人战地记者的特殊身份和随军行动的特殊机会，使得他对战场的描绘更加贴近真实，将60年前的鏖战场景，生动再现于今天的读者面前，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超常的智慧、大胆的实践和非凡的英勇。

作者在书中详细叙述了同盟国和轴心国最高统帅机关的运作、作战方案的决策过程、战场对抗的惨烈景象、战线补给的周密安排以及各交战国战时经济的组织保障等；描写了二战期间基于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密室政治、外交谈判中的明争暗斗、政府特使的纵横捭阖；英国、美国和苏联围绕开辟“第二战场”的矛盾与争吵；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作战目标上的分歧与利益冲突；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战后欧洲“势力范围”划分与政治妥协，以及“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的肮脏交易等。此外，作者还讲述了许多战场之外的故事，如苏联秘密与“第三帝国”签订条约而自招灾祸之举、德国令人匪夷所思的军事指挥体制、英国地中海战略主张背后的政治动机、美国国内关于

“欧洲第一”与“日本第一”的争论、英美两国在战略目标方面的辩论与争执、“无条件投降”原则的提出以及德国军方内部反抗组织刺杀希特勒的企图等。

导致一场战争输赢的因素有很多，但起核心作用的还是人，对人物的性格刻画、行为描述和心理分析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这往往是为许多有关战争题材的作品所忽略的。本书讲述了许多战场内外、台前幕后的人和事，涉及者众多、层次各异：有位居对垒阵营决策层面的双方统帅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在西线战场对阵的战地指挥官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道丁、巴顿、布雷德利、邓普西、隆美尔、邓尼茨、冯·伦德斯特、莫德尔等，他们把握着战争的进程和节奏，是创造历史的人；还有许多不同级别的作战军官、参谋军官、无数的普通士兵和被卷入战火漩涡的平民百姓，他们是真正的战场实践者和这场空前规模战争的牺牲者，是谱写历史的人。这些文字能够让后人对战争产生另一种感受。

这场在欧洲传统地域进行的战争，把欧洲的“远亲”和“近邻”都给扯了进来，当1952年美国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籍时，也正值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几年前在里瓦蒂亚宫的那场“智谋较量”撒下的种子，在战后的欧洲“开花结果”的年代：“三巨头”主观臆度要极力避免出现的某种局面，却由于相互之间生存理念的差异和意识形态惯性的驱使，在客观行动中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他们三个人的意志和交易，对战后欧洲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之深刻，以至于造成了欧洲的自身衰败和分裂：英国最终被从欧洲大陆的事务中给排除出去了，并丢掉了大部分的海外殖民地；法国已沦落为一个二流国家，她那在历史上引以为荣的陆军，仍未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而在昔日“第三帝国”的土地上，“四大国”占领区则最终演变为“西德”和“东德”两个国家。掠过大西洋而来的暖潮与跃过乌拉尔山的寒流，在欧洲的上空交织在一起，使这片古老的土地被“冷战”的阴霾所笼罩，“西欧”和“东欧”从此不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欧洲冷战的“铁幕”已经降下。作者在书中对美国、英国和苏联在战后关系走向的某些预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拉开盟军西线反攻帷幕的诺曼底登陆距今整整6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日也即将迎来它60周年的纪念日。当年欧洲大陆硝烟弥漫的情景和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都作为遥远的记忆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全球冷战格局，也已在14年前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终，“西线无战事”。但是，对欧洲大陆的争夺，却并未因时间的推移而停止。今天，当人们的目光穿越历史去回望那个渐渐远去的战火硝烟年代时，似乎会发现某些历史的轮回在时隐时现：斯大林当年以无数红军官兵生命和鲜血为代价，并通过牺牲其他民族利益而换来的苏联“安全屏障”，如今他的继承者却要在无可奈何之中予以放弃；罗斯福、丘吉尔当年囿于智力和实力而未能战场上追求到手的利益，他们的晚辈却在半个世纪后通过“天鹅绒”式的革命和平到手了；柏林墙坍塌为欧洲带来的是国家发展模式的重组：德国统一、被解除义务的“华约”国家一齐“向西跑”，被动摇了基石的“红色帝国”轰然倒下，“北约”、“欧盟”忙于东扩，“东欧”、“西欧”在概念上又逐渐回归地理范畴，取而代之的是“新欧洲”和“旧欧洲”，等等。

虽然欧洲的意识形态之争已伴随着冷战的落幕而正在成为过去，但鉴于宗教文化、历史传统的差异和战争年代的遭遇，再加上“冷战思维”的持久性，使得一些欧洲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任何国家对自身战略空间被挤压的反应，当然都不会是无动于衷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北约”空军战机在波罗的海三国上空巡逻、加里宁格勒演变为俄罗斯联邦的一块“飞地”和乌克兰在选举过程中出现的东西部社会分裂趋势的事实，并不能说明欧洲正在走向稳定和统一，诸多导致对欧洲进行争夺的深层理念分歧和实际因素，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得以弥合和消除，只是形式与内涵不同于60年前而已。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方向和政治模式的“体制趋同”不能代表欧洲社会的整合，现实中的“争夺欧洲”依然在持续着。

本书属于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期作品，由于当时许多重要的

档案资料尚处于保密状态，作者只能凭借所能掌握的资料进行写作，因此对某些方面的叙述和解释，自然也受到了时间和资料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二战的重要档案已陆续解密，今天的人们对于当年的那场战争，有了更多的了解途径和更新的判断解释，这方面还要请读者用一种历史的观点去看待。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本着对作者尊重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力求保持原作的本来面貌，对所有文字如实译出，但鉴于原书字数较多、篇幅较长，故在不影响全书主旨和风格的原则下进行了必要的删节；原书正文和附表中存在个别错误，翻译时均照直译出并以注释的形式加以更正，请读者予以理解和注意。此外，针对原书中出现和涉及的某些事件、人物、地理等概念及个别背景信息，增加了部分译注，希望会对读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译稿完成过程中曾得到下列朋友的热心帮助：张笑颜女士、严康敏女士、岳枫先生和崔立农先生；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许明先生为译本付梓给予了极大支持，杨华女士在译稿编辑工作中付出辛勤劳动并表现了熟练的专业技巧。在此，译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部分工具书和有关资料，恕不分别列出，谨向相关作者编者表示致意。

翻译：闻立欣 第1~4章

第7~9章

第16章

第18~21章

第24章

第26、27章

第30~33章

结论、附表和注

释

胡大庆 第5、6章

第10~15章

第17章

第22、23章

第25章

第28、29章

译校：闻立欣

译校中疏漏在所难免，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2004年12月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目 录

第一部分 返回的路径

第一章 孤军奋战	(3)
第二章 “大卫”和“歌利亚”	(21)
第三章 赢者的窘境	(43)
第四章 凭直觉前进	(71)
第五章 搜寻蓝图	(92)
第六章 宏伟构想	(114)
第七章 国防军的实力	(143)
第八章 “元首”准则的实践	(159)
第九章 从“摩根计划”到盟军最高统帅部	(170)
第十章 “霸王”作战前奏曲	(191)
第十一章 预测和“坚韧”	(225)

第二部分 诺曼底战役

第十二章 空降突击	(243)
第十三章 “犹他”和“奥马哈”	(263)
第十四章 巴耶和卡昂	(279)
第十五章 第一个黄昏	(296)
第十六章 争夺立足点	(308)
第十七章 集结作战	(329)
第十八章 卡昂熔炉	(353)

目 录

第十九章 “女武神”	(386)
第二十章 突破	(407)
第二十一章 法莱兹和巴黎	(430)
第三部分 通往柏林之路	
第二十二章 合围	(459)
第二十三章 罗斯福和巴尔干	(473)
第二十四章 争论	(485)
第二十五章 把握命运的时刻	(506)
第二十六章 “市场-花园”行动	(529)
第二十七章 错失良机	(553)
第二十八章 德国的复苏	(570)
第二十九章 秋季僵持	(590)
第三十章 希特勒的最后赌局	(607)
第三十一章 默兹河与维斯瓦河	(634)
第三十二章 斯大林的伟大胜利	(659)
第三十三章 最终的崩溃	(694)
结 局	(743)
附 表	
附表一：同盟国最高指挥系统（1944 年）	(756)
附表二：“霸王”作战时的同盟国指挥系统	(757)
附表三：同盟国西北欧（地面部队）指挥系统（1944 年秋季）	(758)
附表四：德国最高指挥系统（1940 年夏季）	(759)
附表五：德国西部战线高级指挥系统（1944 年夏季）	(760)
附表六：德国西部战线高级指挥系统（1944 年 9 月 30 日）	(761)

第一部分

返回的路径

第一章 孤军奋战

1942年夏天，欧洲有4亿人民屈从于德国的统治。阿道夫·希特勒帝国的版图，从地中海（Mediterranean）延伸到北极地区（Arctic），从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拓展到黑海（Black Sea），在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与乌克兰大平原（Ukrainian Steppe）之间，除瑞士外再也没有独立的国家，以至于希特勒的伙伴墨索里尼也不得不降格为一个傀儡。那些古老的欧洲都城——雅典、罗马和维也纳，巴黎和布拉格，奥斯陆和华沙——的一切声音，都被淹没在纳粹德国（Nazi Germany）的喧嚣之中。希特勒装甲部队的前锋已经冲到伏尔加河（Volga），尼罗河（Nile）亦被置于其攻击距离之内。在西方，他的潜艇（U-Boat）^①将有效攻势带到了遥远的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并深入至加勒比海；在东方，作为他新盟友的日本侵入了老牌殖民帝国的领地，在取得对亚洲水域控制权的同时，也在印度洋（Indian Ocean）上升起了“太阳旗”。有关德国和日本军队将在苏伊士（Suez）以东地区会师的说法，似乎已不再是天方夜谭了。在过去的3年里，除了伦敦上空的浓雾和莫斯科郊外的白雪，希特勒几乎是战无不胜的！

德国在与整个世界的力量在进行着对抗，但与其在逆境中鏖战不

^① U - Boat 一词来自德语 Unterseeboot（潜水艇）的第一个字母。——译者注

第一部分 返回的路径

休的，却仅仅是已遭到重创的苏联。红军（Red Army）15个月中的损失超过了500万人，白俄罗斯（White Russia）和乌克兰的广大地区已被占领，第聂泊河流域（Dnieper Valley）和顿涅茨盆地（Donetz Basin）的重要资源都沦入希特勒之手。红军虽在1941年守住了列宁格勒（Leningrad）^①和莫斯科，但德军1942年新一轮攻势的矛头已触及到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②并深入高加索（Caucasus），对苏联的石油生命线构成了直接威胁。

当俄罗斯大地遭到劫掠和杀戮时，美国和英国却无法提供任何援助，两国的潜力固然是巨大的，但在遏制日本的攻势、肃清轴心国（Axis）在北非的势力和掌握制海权之前，无法答应斯大林希望年内于西线开辟“第二战场”（Second Front）的要求，同时也无法作出把军需物资通过俄罗斯北方港口源源不断供应的保证。斯大林对此十分不满，强烈指责西方盟国（Western Allies）背信弃义。在华盛顿和伦敦，许多高层人士担心斯大林会同希特勒单独媾和，或在英国和美国聚集成反攻欧陆力量之前，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已告崩溃。上述任何一种局面的出现，都可以使希特勒毫无后顾之忧地调过头来，全力对付西方诸国，击退他们任何的反攻，使各被占领国度在暴政统治下长期不得翻身，从而也将会使得历经3000年苦心经营所建立的欧洲文明烟消云散。

希特勒正处于权力的巅峰，人们无法断定他什么时候会被击败，而且也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他垮台。早在1940年，战局已经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那既是希特勒获得巨大成功的一年，也是他遭到重大挫折的一年，并且挫折的程度之大超过了在此之前所取得一切胜利的总和，这就是英国的拒绝屈服迫使他去侵略苏联，从而也被锁定了

① 今圣彼得堡。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东岸、涅瓦河口的俄罗斯历史名城，始建于1703年，称圣彼得堡。1712~1918年3月先后曾是沙皇俄国和苏维埃俄国的首都，1914年改称彼得格勒，1924年改称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恢复原始名称。——译者注

② 今伏尔加格勒。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俄罗斯城市，旧名察里津，1925年改称斯大林格勒，1961年改为现名。——译者注

命运。英国的顽强唤起了欧洲沦陷区民众的反抗精神，使希特勒在调头东进时不得不在西方留下四分之一的实力，以保持被占领地区的稳定和人民的臣服。假如他能够使英国放弃抵抗，或使英国中立化，就不会去为“第二战场”的威胁而担惊受怕，也不会担心有朝一日自由的力量从他的帝国西面门户穿透“欧洲堡垒”（*Festung Europa*）的厚壁。



法兰西战役时，隆美尔率德军第7装甲师飞速穿越英法军队防线，被誉为“魔鬼之师”。这是他（左一）与被俘的三名英国远征军军官在一起。

德国的失败和欧洲的解放始于敦刻尔克（Dunkirk）。1940年5月5日，希特勒围歼西线战场同盟国军队（Allied Armies）的计划已经接近完成，德国人于5天前从索姆河流域（Somme Valley）到海峡海岸（Channel Coast）所建立的“走廊”，现在由于攻占了阿拉斯（Arras）和围困加来（Calais）而更加得到拓展。在海峡地区的诸多港口中，仅有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Ostend）可供比利时、英国和法国的残兵败将进行海上撤退之用。英法军队的联合总司令魏刚将军

第一部分 返回的路径

(General Weygand) 曾计划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德军“走廊”实施反攻，但结果证明是徒劳无益之举，本欲自南方发动攻势的英法部队又临时分兵去抵抗德军的新一轮进攻。德军不仅切断了比利时军队同友军的联系，并且还直接对敦刻尔克构成威胁。此后不久，奥斯坦德也被占领了。

那天，利奥波德国王 (King Leopold) 认为比利时军队已无力再战。当晚，英国远征军 (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 在戈特将军 (General Lord Gort) 率领下开始从里尔地区 (Lille area) 向敦刻尔克方向撤退。英国人和法国人被装入了一个正在不断缩小的口袋内，比利时的投降导致战线北翼完全暴露，远征军的命运已被牢牢掌握在希特勒手中。

在海峡的另一边，英国海军部 (Admiralty) 动员一切可调用的船只，但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贴身顾问们都认为，至多只有“两三万人可以撤回英国”。空中攻击将会使船只和海滩面临的损失巨大，正在前线拼死苦战的部队也深陷于德军炮火之下，很明显，大批的后撤根本不能实现，只要德军再发起一轮强有力的攻击行动，就足以使这个袋形区域被分割成两半，因为英军所剩无几的坦克和反坦克炮根本不能发挥作用。首相现在非常担心，在一周之内他可能要“命中注定地宣布英国遭到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在佛兰德斯 (Flanders)^①，面对由冯·博克 (von Bock) 所率 B 集团军群步兵师从东面的进攻，远征军或许还可以凭借依普雷 (Ypres) 与海岸之间的河道进行一段时间的据守，但在西南侧翼方面，现在已经长驱直入的冯·伦德斯特 (von Rundstedt) 的 A 集团军群装甲师则消除了远征军的任何反攻企图，戈特设计的防线从格拉夫兰尼—圣·奥穆尔—贝蒂讷运河 (Gravelines - St. Omer - Béthune Canal)，这是敦刻尔克前面最后一道水上屏障，但防守兵力却十分薄弱，而德军却早已建立了三处桥头阵地，冯·克莱斯特装甲集群

① 旧地区名，指今位于法国西北部和比利时西部临多佛尔海峡的地区。——译者注

(von Kleist's Panzer Group) 距离敦刻尔克远比戈特的步兵要近得多。

德国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契 (von Brauchitsch) 原意是命令冯·克莱斯特率装甲部队直趋敦刻尔克, 这个计划是由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 (Halder) 主持制定的, 它要求“B集团军群在正面发起强大攻势, 牵制住敌军使其无法撤退, A集团军群则应及时切断敌军后退的路线, 随之进行具有决定性的一击”。5月24日, 当这个计划即将付诸实施时, 希特勒却突然下达了中止执行的命令。

作为三军最高统帅, 希特勒坐在他位于明斯特艾弗尔 (Münstereifel) 的野战大本营里指挥作战, 他对战役的进程一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不听冯·布劳希契和哈尔德的劝告, 坚持把主攻方向放在阿登山地 (Ardennes)^①, 为装甲师在色当 (Sedan)^② 实现决定性的突破创造机会。但当这个目标即将要达到的时候, 希特勒却丧失了勇气, 不敢让装甲部队在没有步兵掩护侧翼的情况下冒险深入海峡地区。哈尔德在突破后第三天的日记中写道: “元首 (Führer)^③ 不断为南面侧翼感到苦恼, 他怒吼着, 说我们会把整个战局给断送掉。”希特勒的眼睛盯在巴黎上, 这是一个具有最终意义的政治目标, 相比之下, 敦刻尔克充其量只是一个眼前的军事目标而已。

24日傍晚, 希特勒发现冯·伦德斯特也抱有同样观点, 遂在明斯特艾弗尔大本营召见了冯·布劳希契。在这里, 他宣布佛兰德斯战役已胜利结束, 现在应把全部兵力投入法兰西战役, 冯·伦德斯特应停止前进。希特勒认为装甲部队在那个河川纵横交错的地区将会毫无用武之地, 他在上次大战中曾于佛兰德斯地区作战, 凭经验就可以断定装甲师应立即调回整编, 以供进攻巴黎之用。冯·伦德斯特奉命固守从格拉夫兰尼至贝蒂讷的战线, 对盟军实施毁灭性打击的任务则交给冯·博克, 他是“锤子”, 而冯·伦德斯特是“铁砧”。

① 中欧的战略要地。位于比利时东南、卢森堡北部和法国东北部, 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 遍布泥炭地、荒地、沼泽和森林。——译者注

② 法国东北边境马斯河畔的城镇和国防要塞, 临近比利时, 历史上此地曾发生过多次著名的战争。——译者注

③ 德国政府和军方1934~1945年时期对希特勒的一般称呼。——译者注

第一部分 返回的路径

冯·布劳希契对这样的安排提出了抗议，理由是冯·博克的部队离敦刻尔克的最近处还有 35 英里，而冯·伦德斯特的装甲部队距这个港口却不过 15 英里，他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去收拢网口、实施合围，若等冯·博克赶到，英国人恐怕早就跑光了。希特勒对此答复说不能分散他击败法国这个首要目标的精力，只要打垮法国陆军，他就可以成为欧洲的主人。

当天夜间，冯·布劳希契签发新的作战命令，哈尔德在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载：“在左翼，由装甲师和机械化部队所组成的攻击力量，在并无强敌的情况下却停止了前进，这是由于元首直接干预的结果，至于解决处于围困中残敌的任务则交给了空军。”这个命令的有效期为 48 小时，在此期间，冯·伦德斯特的装甲部队“毫无作为地停留在贝蒂讷与圣·奥穆尔之间的高地上”，而冯·博克则在“蒙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缓慢向前推进”。5 月 27 日，当装甲师最终得到了继续前进的命令时，英国远征军已经争取到 3 天的时间加强南翼防线，德国人的攻势逐渐被遏制住了。哈尔德在 5 月 30 日的日记中写道：“恶劣的气候使空军战机无法起飞，我们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成千上万的敌人，从我们鼻子底下撤回英国去了。”到 6 月 4 日这一天，在英国水兵的努力下，总共有 33.8 万名盟军战士（其中三分之二为英国人）从敦刻尔克的海滩和港口撤出，成功踏上英格兰的土地。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话说，“这是建立未来不列颠帝国的力量核心”。

敦刻尔克的决定是希特勒第一个重大军事失误，但并不如一般德国军事将领所批评的那样，是“目光短浅”和“毫无道理”的决策。尽管希特勒为巴黎所吸引，那也是所有日耳曼征服者的目标，但他的决定中还包含了另外的因素，即避免重蹈 1914 年的覆辙，他不想在索姆河上与对手形成僵持局面，因而也就对进攻格外谨慎。当年由于冯·毛奇（von Moltke）^① 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侧翼英军方面，才导致突击力量被削弱，最终被阻止在马恩河（Marne）。希特勒认为

^① 指赫尔穆特·冯·毛奇（1848～1916 年），又称“小毛奇”，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译者注